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
第六回 中庭上妹子直諫 北沙畔賊匪橫行

且說貴興掘芋歸來，於□六夜大宴嘍囉。所有凌家子弟諸色人等，咸來追賞月華，貴興與之交杯。酬酢數巡之後，宗孔大聲叫曰：「大爺有話囑咐。」忽然人人避席，個個低頭，貴興曰：「爾等可於某日在沙上，如此如此。」言罷，轉入家庭。諸嘍囉聞貴興所囑之言，暗記在心。酒罷，眾皆散出。貴興入至家堂，但見妹子桂仙愁容滿面，此時貴興酒量已有七八分了，靠椅而臥。頃刻沉吟，叫曰：「妹子！（妹子一）汝往梁家何干？歸來默默無言？」遂寢。若又少頃，復叫：「妹子，（妹子二）今宵追玩中秋，正好家庭敘話。如何總不做聲？」桂仙亦不答。須臾，又叫：「妹子！（妹子三）汝有什麼隱情，可備述來，吾能與汝排解。」桂仙反面向壁，逾時連叫：「妹子！妹子！（妹子四）吾與汝本血肉之親。父母去世，兄妹曾有幾人？何以全無答應？」

是時，桂仙正欲勸諫，口仙酪叮，是以未言。後聞說出血肉相親，承其良心稍動。斯時進諫，或可見聽。遂答曰：「哥哥（哥哥一）既知與妹係血肉，其與天來是陌路乎？豈可鋤墳、伐木、毀折他牆，何乃明於我而暗於彼也？」貴興曰：「他既念親，如何傷我風水，滯我功名？」桂仙曰：「風水原屬渺茫。今日哥哥享百萬家財，（哥哥二）或者值他樓房、護衛，且未可知。」貴興哂而未答。少間，桂仙曰：「古人云：功名承祖澤，風水仗心田。『大雅云：無念爾祖聿修厥德。（無念，念也。）願哥哥以先人為念，（哥哥三）何須較長論短？』貴興軒聲漸作。逾刻，桂仙曰：「曾聞人說哥哥自與宗孔叔父交遊。（哥哥四）人咸呼他為虎翼，又名飯匙頭。（粵東有蛇名飯匙頭，咬人最毒。）竊思其為人也機心叵測。看他兩顴高聳，雙目歪斜。若與人言，頻頻瞻顧。（既曉甚輿，又詣柳莊。女風鑒千古一人，奇絕妙倫。）奚異吮癩舐時之流，喪心亡命之輩，宜亟遠之，慎勿所他鼓舞也。」貴興軒聲大作，移時乃醒。

其妻何氏曰：「姑娘所見不低，深知書理。如今所說，句句是藥，字字成金。願丈夫見納。」貴興怒責曰：「好個妒婦！汝說她書理深，便來諷我書理淺不成？先時裕耕堂上，真個酒逢知幾千杯少。如今轉入來竟然話不投機半句多！」言罷，拂袖而去。

何氏曰：「吾自入嫁以來，所說未嘗無理，總不能使他入耳。吾今而後不敢復言。」次妻楊氏、少妾潘氏皆曰：「卦師言他身犯五虎，須要設送方吉。」姑嫂二人不得已，與他禳星拜鬥，代他仟悔一番。誰知拜得他顛顛倒倒，恰似豺狼虎豹，慣愛噬人，正是：

佛力不扶無義漢，
神明難化喪良人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梳。芙渠已謝，楊柳凋零，老北沙田禾大熟，一帶鮮黃，分外可愛。

且說天來兄弟出門，家中只有凌氏。一日耕人阿仔慌忙登門來報曰：「凌安人，田禾不好了，今早被一班惡少突然搶割，將小人縛在西寮。皆云貴興主使，教小人到安人府上，便曉情由。」（序掘芋是實寫，序搶割是虛寫。文法變換。）凌氏歎曰：「既然被他搶割，我且免租。」阿仔曰：「還有工費、肥料，一歲勤勞，盡在於此！」言罷，眼暈俱紅。凌氏心中不忍，撫慰曰：「汝且回去，自有補置。斷不使汝小家人吃苦也。」隨後該管沙丁亦至報：「田禾被貴興搶割，實難敵眾，弱不勝強，特來報知主人耳。」言猶未絕，一人自外奔入，厲聲叫曰：「目今國家如此太平，怎肯容這班狗徒，在這處作這般猖厥事？」便要挺身追究。不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